



罗素自传

第一卷 1872-191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胡作玄 赵慧琪 译

世界名人传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罗素自传

第一卷 1872-1914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胡作玄 赵慧琪 译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自传. 第1卷, 1872—1914/(英)罗素著; 胡作
玄, 赵慧琪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0814-0

I. ①罗… II. ①罗… ②胡… ③赵… III. ①罗素,
B. (1872~1970)—自传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7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罗素自传

第一卷

1872—191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胡作玄 赵慧琪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14-0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1/2 插页 1

定价: 5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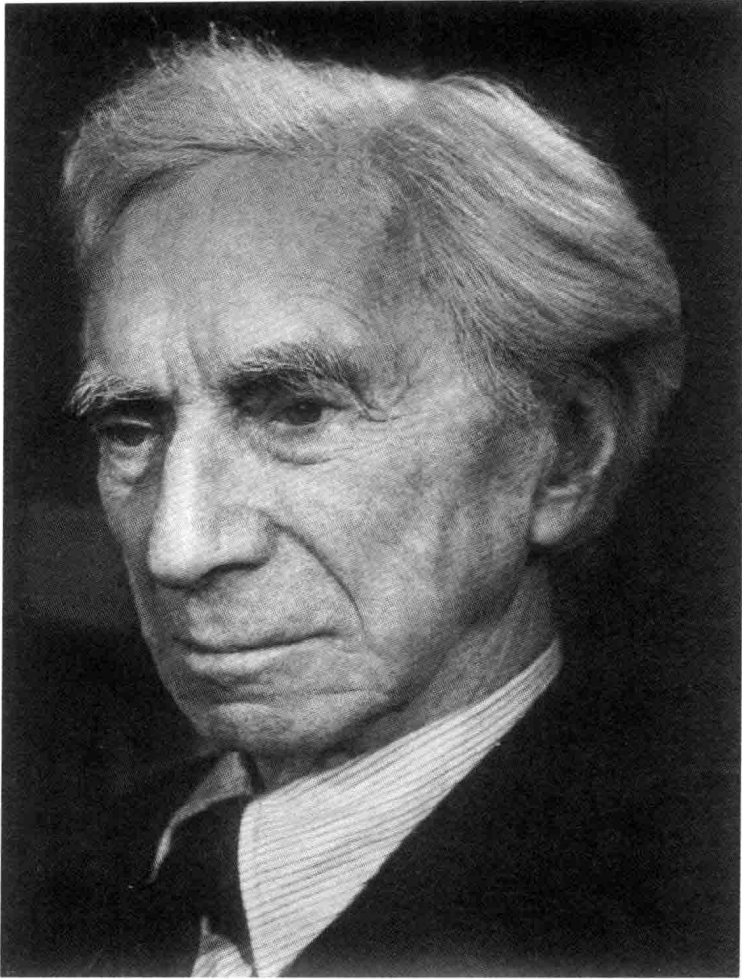
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One first published by George Allen & Unwin 1967

Reprinted 1991, 1993, 1995 by Routledge

本书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社授权，
根据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1967 年版译出



To Edith

Through the long years
I sought peace.
I found ecstasy, I found anguish,
I found madness,
I found loneliness.
I found the solitary pain
That gnaws the heart,
But peace I did not find.

Now, old & near my end,
I have known you,
And, knowing you,
I have found both ecstasy & peace
I know rest,
After so many lonely years,
I know what life & love may be.
Now, if I sleep,
I shall sleep fulfilled.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这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致伊迪丝

经历漫长的岁月，
 我寻求安宁，
我找到狂喜，我找到烦恼，
 我找到疯狂，
我找到孤独，
我找到孤寂的痛苦，
 它啮噬着我的心，
但是安宁我从未得到。

到了垂暮之年，行将就木，
 我认识了您，
认识了您，
我找到了狂喜和安宁，
 我得到了平静的休憩，
多年孤独的岁月之后，
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
现在，如果我长眠不醒，
我会心满意足地离去。

目 录

序言 我为什么而活着	/	1
第一章 童年	/	3
第二章 青春期	/	38
第三章 剑桥	/	67
第四章 订婚	/	94
第五章 第一次结婚	/	175
第六章 《数学原理》	/	206
第七章 重返剑桥	/	303
索引	/	343

插图目录

1. 4 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	29
2. 1884 年的伯爵遗孀罗素 彭布罗克邸园	/	30
3. 9 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	64
4. 1893 年的伯特兰·罗素 1907 年的伯特兰·罗素	/	65
5. 伯特兰·罗素的哥哥弗兰克	/	258
6.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	259
7. 艾丽丝·罗素	/	293
8. 1916 年的伯特兰·罗素	/	294

序言 我为什么而活着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

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

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

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第一章 童年

我头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是 1876 年 2 月到达彭布罗克邸园¹⁵的情景。严格地说，我已记不清到达那里的真实情形，虽然我记得在我的旅程中到过伦敦终点站，可能是帕丁顿车站，那个玻璃大屋顶，我觉得它不可想象地美。在彭布罗克邸园的头一天我所能记得的事就是在仆人的下房里喝茶。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有一张又长又厚重的大桌子，旁边有几把椅子和一个高凳，所有的仆人都在这个房间里用茶，只有看门人、厨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总管除外。这些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组成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高凳上喝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仆人对我那么感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是大法官、女王的几位显赫的法律顾问和其他著名人物认真考虑、严肃商讨的对象。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来彭布罗克邸园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亲安伯利子爵在很长一段身体日益衰弱之后，于不久前去世，母亲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继去世。后来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聪敏、庄重、有独创才能和无所畏惧的人。从母亲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冷静深思、好学不倦、清高脱俗、心情抑

郁和一本正经。双亲都是热情的改革理论家，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付诸实践。父亲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学生和朋友，受穆勒影响，双亲都信奉节制生育及妇女拥有选举权。由于鼓吹节制生育，父亲失掉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母亲有时也由于意见过激而陷入难堪的境地。在玛丽王后的父母^①举行的一次花园聚会中，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叫嚷：“我晓得你是谁，你是罗素家的儿媳妇。但是如今，我听到你就像肮脏的激进派和龌龊的美国人一样。整个伦敦都传遍了，每一个俱乐部都在谈论这件事。我真得要看看你的衬裙是不是龌龊不堪。”

16 下面这封寄自佛罗伦萨的英国领事的来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亲爱的安伯利夫人：

我并非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对他的人品和原则深恶痛绝，尤其是我所担任的公职也不允许我成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唯一途径，即：邮寄给德尔·雷·加埃塔市长，由他转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实的

A. 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马志尼将他的表壳送给我母亲，它现在由我保存。

^① 这里的玛丽王后指罗素开始写自传时（1931）的英王乔治五世的王后（1867—1953），她父亲是泰克公爵，母亲是玛丽·阿德莱德公主。——译注

我的母亲经常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会议上演讲，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妇女会上的演讲。这个团体包括西德尼·韦布夫人、考特尼夫人这些交际花。后来我熟识了韦布夫人，觉得她比起我母亲来，似乎较为轻佻，因此对我母亲的庄重怀有更深的尊重。然而，从我母亲的信来看，例如，她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的信，我发现她有时也是活泼而风骚，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记中所表现的那么令人惊恐。

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大书，去世后才出版，书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间大图书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论述等等。他在乡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初期，每年都要在伦敦过几个月。在伦敦，他们在当地主教园区有一幢房子，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乔治·霍华德夫人（后来称卡莱尔夫人）主持着对立的沙龙。在霍华德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家，而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可看到穆勒以后的所有英国哲学家。

1876年我的父母访问美国，在那里结交了波士顿的所有激进派人士。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所赞扬的有着民主热情和他们所崇拜的激进反对奴隶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后来杀害萨科和万塞蒂^①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他们都只有22岁。我的哥哥，像他在自传中所吹嘘的那样，在父母婚后九个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们移居到一所叫作雷文斯克罗夫特的（现称为克莱顿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坐落在瓦伊河的陡

^① 萨科（1897—1927）和万塞蒂（1888—1927）为移民美国的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5月因1919年年底一桩抢劫谋杀案被捕，被认定有罪，激起欧美等地广大群众持续6年的抗议，最后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审判，仍维持原来不公正判决，州长也拒绝赦免，最后两人于1927年8月23日被处决。——译注

峭堤岸上的树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后，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写信给她的母亲，这样描述我：“婴儿重 $8\frac{3}{4}$ 磅，长 21 英寸，很胖，很丑。谁都说他像弗兰克，蓝眼睛分得很开，下巴很小，他和弗兰克在襁褓中时一样。现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么的，他就大发脾气，乱嚷乱叫乱踢，颤抖个不停，直到他获得哄慰为止……。他头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观望。”

双亲给我哥哥请了一个有相当科学素养的家庭教师 D. A. 斯帕丁——我至少可以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引用他的工作来判断他的才能^①。他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事小鸡的本能的研究。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间房子，包括客厅在内都搞得一塌糊涂。他本人也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死去了。显然根据纯理论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虑到他患肺结核，他不应该生孩子，但是要他独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亲允许他和她住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事在我出生后开始，而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留用那位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发现他让那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而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免受宗教教养下的祸害。可是，祖父母从斯帕丁的信中发现与我母亲有关的事，这个发现引起他们一种极端的、维多利亚式的恐怖。他们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从耍阴谋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些耍阴谋的

^① 另参见 J. B. S. 霍尔丹《英国动物行为杂志》二卷一期，1954。

异教徒找到霍勒斯·达卫（后来称达卫勋爵）商量，他认为他们肯定赢不了官司，这显然是根据谢利判例。这样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监护，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们交给我的祖父母。无疑这段故事促使那些仆人对我感兴趣。

我对我母亲简直可以说毫无记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从一辆小马拉的车子中摔出去时，她肯定是在场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错不了，因为我萦怀于心，多年以后最终证实有这回事。关于我的父亲，我只记得两件事。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印着红色画面的图画。这个颜色让我很喜欢。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科罗夫特花园中，后来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亲在他去世前几天给他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您将高兴地听到，我打算尽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会感到难过。因为我感染上支气管炎，看来要卧床一段时间了。您的铅笔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难过。尽管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睡不着。不用说，这次患病并不危险，我预料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有过太痛苦的经验，知道疾病发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绝对安全，或者在没有安宁的地方求得安宁。我的两肺都在发炎，也许还会恶化。我恳求您别打电报或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在奥德兰德，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好医生，由于他刚刚在此地开业，会为我尽心治疗的。我再说一遍，我希望康复，但倘若病情恶化，我想说，我倒盼望镇定而平静地死去，就像“一个裹在被